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惲毓鼎
署籤

明

神宗皇帝

神宗信用
關人礦稅
之擾蔓延
海內雖盈
廷顧諸君
聞開知會
搆疾而召
見閣臣恭
除弊政不
可謂非轉
移之機沈
一貫既承
此旨正宜
退下原司
以期廣德
音而慰民
困何難
遲觀
日未奉
行致神宗
得以追寢
成命全
不以國事
爲心者中

疾急召諸大臣至仁德門。俄獨命一貫入啟祥宮後殿西煖閣。皇太后南面立。稍北帝稍東。冠服席地坐。亦南面。太子諸王跪于前。一貫叩頭起居畢。帝命之前諭曰。朕病篤矣。礦稅事朕因宮殿未竣。權宜採取。今可與江南織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內監皆令還京。法司釋久繫罪囚。建言得罪諸臣咸復其官。言已就臥。一貫等叩頭出。擬旨以進。是夕閣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諭至。具如帝語。一貫者諸大臣期即奉行。翼日帝疾瘳。悔之。遣中使二十輩至閣追取前諭。一貫不能持。惶遽繳入。時司禮太監王義方在帝前力爭曰。王言何可反汗。帝怒欲手刃之。義言愈力而中使已持前諭至。後義見一貫。囑曰。相公稍持之。礦稅撤矣。何快也。自是大臣言官疏請者日相繼。皆不聽。

閏月河州黃河竭。

癸卯三十一年春正月營兩宮。

詔戶兵二部覈軍賞。時內府所供寢多戶部困不能支。九邊額軍八十六萬有奇。將升率以空名支餉。且多

刷也。

字美
江夏

一名英榕次

華奎乃妃

封宣

其疏

罪案。

事當

詔公卿

盡錄

正域

據送

其真偽可辨
事隔數十年
以挾嫌許
訟尤不可
不明勘虛
實以破疑
實而息羣
實乃沈一
實獨執宜
訪不宜勤
之官委之
撫按仍歸
顧預了事
適足貽疑
時之口于
是朝臣禮
臣互相袒
護攻讐紛
如日以報
復相尋轉
直楚宗曲
朝局之壞
蓋至是時
而極矣

持兵突入撫署殺可懷于是悉捕諸宗人置重典者六人禁錮閑住者四十五人

秋七月京師大雨雹

八月禮部侍郎郭正域罷。正域初右華越積忤沈一貫給事中錢夢皋富順人遂希一貫指劾正域陷害親藩

楊應文無錫人又言正域父懋嘗笞辱于楚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正域疏辨言恭王卒于隆慶時臣父方以舉人任知州何由被笞留中不

報因乞休去已而華奎亦奏劾正域略如應文言且訐其不法數事請褫正域官詔下部院集議李廷機謂

正域已去可無苛求給事中張問達字德充涇陽人言藩王欲進退大臣不可訓乃不罪正域而令巡按御史勘王

所訐以聞皆無狀

冬十一月獲妖書先是刑部侍郎呂坤字叔簡寧陵人嘗撰閩範圖說太監陳矩安肅人購入禁中帝以賜鄭貴妃妃

重刻之二十六年秋或撰閩範圖說名曰憂危竑議其文託朱東吉為問答東吉者東朝也其名憂危以呂坤曾有憂危一疏因借其名以誣言坤書

首載漢明德馬后由宮人進位中宮意以頌妃而妃之刊刻實藉此以為嫡地妃兄國泰以給事中戴士衡

字章尹莆田人嘗糾坤全椒知縣樊玉衡字以齊黃岡人並糾貴妃疑出自二人手言于帝帝重謫二人事遂寢至是續憂

危竑議復出朱廣于寓門外獲之其詞假鄭福成為問答鄭福成者謂鄭氏子福王當成也大略言帝立東

宮出于不得已他日必當更易其用朱廣為內閣者以廣更同音寓更易之意詞極詭妄時皆謂之妖書帝

大怒勅有司大索奸人沈一貫以楚宗事銜郭正域又惡沈鯉相逼初鯉將入閣一貫以士心夙附鯉深忌之欲譴鯉辭召命乃貽書李三才曰

欲因是傾之給事中錢夢阜直指為正域鯉所造遂發

卒圖正域舟于楊村

在順天府武清縣東南

捕僕隸乳媼十餘人御史康丕揚先後捕正域所蓄醫人沈令譽僧達觀

等雜治之竟無所得最後錦衣衛獲順天生員瞷生光生光性險賊多脇取人財又嘗為妖詩傾戚里

生光作富商包繼志詩有鄭主乘貴屋之句以脅鄭國泰及繼志金疑書出其手遂下獄拷訊夢阜丕揚令引正域生光仰面大罵曰死則死耳

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妄引郭侍郎乎久之獄不能具會皇太子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為欲殺我好講官諸

人聞之皆懼而陳矩提督東廠屢會法司拷訊心念獄無主名帝必怒甚恐輾轉繫累無已遂與法司歸獄

生光磔之釋諸波及者正域始得歸

正域博通載籍有經濟大略自守介然人望歸之方獄急時邏卒圍鯉舍及正域舟鈴柝達旦又聲言正域且逮迫使自裁正域曰大臣有罪

嘗伏尸都市安能自屏野外歸十年卒

致仕東閣大學士王家屏卒

諡文端家屏歸後八年儲位始定清官齋勅存問及是卒贈少保

家屏在閣每議事秉正持法與同列不亢不隨李獻可之謫家屏求去甚力或勸少需家屏曰人君惟所欲為者由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羣下心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刑誅庶有濟耳遂懇請得歸

甲三十二年夏四月辛巳朔日食

開濬泃河成

泃有東西二河注已見前今運河上自山東縣下至江南邳州統謂之泃河泃河界滕嶧間南通淮海引漕甚便前總河侍郎翁大立首議開濬前事具已都御史傅希擊復言之朝廷數遣官行勘迄無成畫其後尙書舒應龍創鑿韓莊

在嶧山湖東以引湖水之水微山湖劉東星又開良城在邳州北漢置良城侯莊任韓莊東今縣微

工皆中輟東星本官至是侍郎李化龍與淮揚巡撫李三才循東星舊跡修之由直河在邳州東諸山之水所匯入洳

口在邳州西北抵夏鎮凡一百六十里避黃河呂梁之險會化龍憂去侍郎曹時聘人獲鹿終其事由是洳河遂為

漕道永利

五月雷火焚長陵明樓帝以陵災下詔咨實政大學士沈鯉請除礦稅屬沈一貫朱廣各為一疏俟時上之

一日大雨鯉曰可矣一貫等問故鯉曰帝惡言礦稅事疏入多不視今吾輩冒雨素服詣文華奏之上訝而

取閱亦一機也一貫等從其言帝得疏疑必有急事啟視果為心動戶部尚書趙世卿字象賢亦上疏力請

旨今實政孰有切于罷礦稅者古者明王不貴異物今也取轉入之財斂蒼生之怨節儉之謂何是為君德計

不可不罷者一多取所以招尤慢藏必將誨盜鹿臺鉅橋必致倒戈之禍是為宗社計不可不罷者二古者國

家無事則預桑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策安有鑿四海之山權三家之市操弓挾矢戕及良民熾室踰垣

延難犬經十數年而不休者是為國體計不可不罷者三貂璫演獵翼虎魚然毀掘塚墓則枯骨蒙殃奸虐于

女而良窶飲恨人與為怨譟譟屢聞是為民困計不可不罷者四國家財賦不在民則在官今盡括入奸人之

室故督逋租而逋租細稽關稅而關稅虧搜庫藏而庫藏絕課鹽筴而鹽筴薄徵鹽鐵而鹽鐵情外府一空司

農若掃是為國課計不可不罷者五天子之令信如四時三載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今年復一年

更待何日天子有戲言王命委章莽是為詔令計不可不罷者六陛下試思服食宮室以至營造征討上何事

不取之民民何事不供之上嗟此赤子曾無負于國乃民方懼呼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不少遂其欲民方奔

是時陳言
用難幾不
惜指斥誰
謂神宗一
初慎然置
之既難期
納牒之明
並不見擢
鯉之怒沈
鯉等乃欲
藉素服冒
雨說得一
為動心見
亦疎矣觀
于因疾草
草除之詔
疾遽輟便
追遠遇災
實實政之
修災過依
然不省其
因循莫振
誠非一朝
夕之故而

六月太白晝見沈一貫等以災異疊見疏請罷礦稅出擊囚補缺員發臣下章奏帝答以修省實政俟次第

舉行一貫等又言俟之為言有何底極臣等非不欲俟而天下危亂恐有不能俟者帝不省

猶欲以口
舌力爭如
石投水庸
有冀乎

秋七月大雨水。

乙巳三十三年夏五月雷震郊壇。

鳳陽大風雨毀陵廟。

左都御史溫純罷。純清白奉公。五主南北考察。澄汰悉當。妖書事起。力為沈鯉郭正域辨誣。又楚宗人殺撫

臣。純言無反狀。積忤沈一貫。時大計京朝官。純與吏部侍郎楊時喬字宜遷上饒人主之一貫所欲庇者鍾兆斗

人。錢夢阜等皆在謫中。一貫怒。言于帝。降旨切責純。察疏亦不下。盡留被察科道官。純力求去。夢阜等遂連

章許純楚事。誣以納賄。給事中陳嘉訓鄱陽人極論夢阜兆斗朋比為奸。請聽純歸。以全大臣之體。帝予純致

仕。夢阜兆斗亦罷歸。一貫請留察疏主事劉元珍。龐時雍御史朱吾弼等力爭之。謂二百年來計典疏無留

者時南京察疏亦留中。後迫衆議始下。劉元珍字伯先。無錫人。龐時雍汝上人。朱吾

弼字瞻卿。高安人。

秋九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溶朱旺口。在礪山縣西。前年河決豐縣。單縣決口亦潰。魚亭濟寧間平地成湖。河臣李化龍上言。自泃河

既成。山東南直間河不能為運河害。獨朱旺口以上決單則單沼。決曹則曹魚。及豐沛徐邳魚陽。皆命懸一

線。隄防宜急會化龍憂去。曹時聘代。至是時聘大濬朱旺口。凡役夫五十萬。六閱月工竣。自朱旺還小浮橋。

諸宗當時

延袤百七十里。渠廣隄厚。河歸故道。

其議雖由
諸人深統
一貫凡所
借置必欲
一切力矯
之是皆明
黨偏見固
結于中竟
不以朝廷
事理曲直
為念耳

十一月皇長孫由校生。賜嘉 選侍明制太子女侍有淑 王民順天 所生。

十二月詔罷天下開礦。以稅務歸有司。中使仍留不撤。自礦稅使設。廷臣諫者不下百餘。悉寢不報。自二十五年至是年。諸璫所進礦銀。幾三百萬兩。金珠寶玩。貂皮名馬。雜然進奉。帝以為能。會長至日。沈一貫在告。沈鯉朱廣謁賀仁德門。帝賜食。司禮監陳矩侍。鯉因極陳礦稅害民狀。且言礦使破壞天下名山大川。靈氣盡矣。恐于聖躬不利。矩乃具為帝道之帝悚然。遣矩咨鯉。所以補救者。鯉言急停開鑿。則靈氣自復。帝為首肯。一貫慮鯉獨收其功。急草疏上。帝不懌。復止踰月。始下停礦之命。以稅務歸有司。歲輸所入之半于內府。半戶工二部。然中使不撤。吏民尤苦之。其害遂終帝世。

丙午三十四年春二月。雲南指揮賀世勳等。殺稅監楊榮。雲南孟密土司有寶井。正德以後。多以內臣掌之。及

榮領稅使。妄奏井多。睛綠珍珠之屬。可歲益數十萬。帝特賜之專勅。而榮所進不得什一。會緬賊侵蠻莫其

令殺宣撫思正以開道路。正奔騰越。緬人追之。有司不得已殺正。以謝賊。乃退。而榮又請麗江土知府本越析詔地。明設土府。今改流官。木塢。獻地。聽開採。巡按

御史宋興祖中江言。太祖令太氏世守茲土。關名在府西北。以絕西域。守鐵橋。亦在府西北。以斷土蕃。奈何自撤

藩蔽。生違人心。不報。榮由是怙寵益橫。夷漢居民。恨入骨髓。相率燔殺。委官榮猶弗悛。恣行毒虐。杖斃數

千人。至是以求馬不獲。繫指揮使賀瑞鳳。且言將盡捕六衛官。于是世勳等率冤民萬人。焚榮第。殺之。并殺

其黨二百餘人。事聞。帝為不食者數日。欲逮問守土官。閣臣沈鯉揭爭。且密囑太監陳矩。剖陳。帝乃止。誅首

兇世勳等。時高淮徵稅遼東時時出塞射獵。責票龍旗走朝鮮索冠珠貂馬數與邊將爭功山海關內外。賊被其毒于是前屯衛軍盡甲而嘩。誓食淮肉未幾錦州松山軍復變。淮所遣承舍吳守政自剄死。淮懼內奔閣臣朱廣言未踰月而遼境四亂皆。淮所致。軍合叛衆臣不知遼事之終矣不報。

夏六月畿內蝗

秋七月沈一貫沈鯉罷。給事中陳嘉訓御史孫居相。字伯輔。水人。交章詆一貫奸貪。一貫憤求去。帝爲黜嘉訓奪

居相俸而允一貫歸。一貫數與沈鯉忤。懼去後鯉爲己憂。因密傾之。帝亦嫌鯉方鯉會鯉同時乞休遂並命

致仕。而一貫獨得溫旨焉。一貫當國枝柱清議。好同惡異。而前後諸臣略同。而楚宗妖書京察三事獨犯不。諱論者。晚之歸後言者追劾之不止。及卒贈太傅諡文恭。鯉在政府秉政不阿以。

壓于一貫志不盡行。罷相命下。舉朝駭愕。及抵家。猶極陳急政之弊。以明作進規卒贈太師諡文端。

冬十二月棄六堡。初六堡既築生聚日繁。至六萬四千餘戶。至是李成梁以地孤懸難守。與總督蹇達。重慶人。

巡撫趙楫。大興人。建議棄之。盡徙居民于內地。居民懸戀家室。或不從。則以大軍驅迫之。死者狼籍。給事中宋

一韓。陳州衛人。力言棄地非策。御史熊廷弼。字飛百。江夏人。亦以爲言。帝卒用成梁議。自是遼左藩籬盡撤。

丁三十五年夏四月伊勒敦達春。舊作銀定。歹成。今改。後仿此。犯涼州。官軍擊破之。時松山既復。寇復據賀蘭山。結青海

諸部寇鈔不已。伊勒敦達春尤桀驁。三十三年連營犯鎮番。注見前。總兵官達雲與副將柴國柱。西寧人。擊之寇

大敗去。未幾青海寇復大入。將士分道遮擊。生擒其長沙喇。舊作沙。今改。餘敗走。至是伊勒敦達春復連兵犯涼

州。雪與國柱及副總兵官秉忠。榆林衛人。逆戰大破之。寇屢被挫悉去。

五月以于慎行李廷機葉向高字通卿俱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內閣惟朱廣在帝命增置

閣臣廷推慎行廷機向高三人遂用之并召還王錫爵三辭不允時言官方厲鋒氣錫爵進密揭力諫中有

上干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鳥之音等語言官聞之大憤交章論劾錫爵闔門養重竟辭不赴又三年錫

電卒于家贈太保諡文肅

秋八月彗星見

冬十一月于慎行卒諡文定慎行明習典制為禮部尚書諸大禮多所裁定以請建儲忤帝意家居十餘年召

掌詹事不至入閣命下再疏辭不允至京十有三日而卒慎行學有原委與百寮在諫館中以慎行及

十二月蠻陷武定元羅發部後改武定路明置武定軍民府今為府屬雲南武定自洪武十四年以女土官商勝首生歸附詔設土知府

即以勝署府事至正德初武定阿英以賄通劉瑾得僉知府改姓鳳氏嘉靖中以武定屢叛土舍周文與

合兵為亂官軍討勝之未幾鳳繼復叛繼祖本他姓子冒鳳氏宗諱嗣繼遂叛兵圍府剽掠州縣屢敗官軍

會鎮撫官督諸道兵並進繼祖奔東川婦家賊帥者斬之以獻尋甸元德仁府明改尋甸今為州屬曲靖

府東川乃改設流官授鳳歷子思堯為經歷歷以思堯不得知府怨望復謀作亂被擒誅死鳳氏土職盡絕

至是鳳阿克繼祖之孫與賊黨舉等陳典收禁之舉以兼金置魚腹中饋與獲免已復收之如是者再四舉縣

其無厭乃陰結會川注見前諸蠻攻陷武定大肆劫掠連破元謀元縣今屬武定府竊次元州後改縣今屬雲南府諸城索府印

會知府攜印會城不能得乃却推官直抵會城請冠帶印信鎗撫以徵兵未集遣人以府印授之賊退入武

定立阿克爲知府

戊申三十六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飭邊備。是時蒙古喀爾喀諸部悉歸我。大清勦遼總督塞達疏陳東方隱憂宜早爲備。廷臣請亟罷礦稅以安人心。不省。尋命守臣嚴備邊。

夏六月李成梁罷。成梁始鎮遼東。銳意封拜。師出必捷。威鎮絕域。已而位望益隆。子弟盡列禁階。成梁弟成

如松如柏如楨如榘如梅皆總兵官如梓如梧如桂如楠亦皆至參將。僕隸無不榮顯。貴極而驕。奢侈無度。軍賞馬價。贖課市賞。歲乾沒不貲。

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己。以是灌輸權門。結納朝士。中外要人無不飽其重賕。爲之左右。其戰功率在塞外。

易爲緣飾。若敵入內地。則以堅壁清野爲辭。擁兵輒望。甚或掩敗爲功。殺良民冒級。閭閻共爲蒙蔽。以故物

議沸騰。後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相繼謝政。成梁失內主。遂以去位。其所藉健兒李平胡孫守廉輩皆富貴擁

塞城。暮氣難振。又轉相掎克。士馬爲之消耗。乃成梁再鎮遼。又議棄大堡。爲言者論劾。帝素嘗成梁不之罪。

及是罷久之卒。年九十

秋九月武定賊平。鳳阿克既自立爲知府。益結賊徒。四出焚掠。所至殘滅。巡撫陳用賓總兵沐叙俱以失事

下獄論死。時尋甸土目楊禮亦結火頭者色及土婦海冲爲亂。攻破嵩明。注見前吏目章宗孝學正龍旌死之。

官吏多爲賊殺。御史周懋相急調需益。注見前等處土兵擊之。屢戰皆捷。及是鎮撫官分五路兵進剿。鄭興等

方西破元知縣蘇夢陽力戰死聞諸路兵已大集舉與阿克遂東奔川官軍追及之土司

縛阿克鄉舉以獻而參政楊俊臣亦擊敗海沖副使羅希益復擊斬楊禮于是武定及元謀羅次嵩明祿

等州縣皆復械阿克等至京師磔于市乃悉置流官

冬十一月朱廣卒諡文廣醴謹無大過與沈一貫同鄉相比暱給事中姚文蔚錢塘人以故蒙詔病嘗一貫沈

起去位時廣年已七十有二獨當國政時朝事日弛中外解體廣疏揭月數上請帝更新庶政帝雖優答之

而終不能行至是卒于官贈太保

十二月朵顏寇薊州京師戒嚴朵顏長安之子賚雲丹舊作賴狡黠為邊患與其從父莽吉爾舊作麟金

入薊鎮大掠河流口參將馬棟等不能禦時援師所過居民望見火光驚為敵至逃入京師者日數萬九門

盡閉兵部尚書李化龍請以三十萬金補薊鎮缺餉并修守備之具而度支告匱戶部請暫借內庫礦稅銀

限以歲月補還帝難之命發太僕寺馬價十萬戶部銀十萬畀之軍情稍定敵以有備引去

己酉三十七年春二月恭圖陷大勝堡在錦州府錦縣北先是朵顏結黃台吉謀犯喜峯口總兵官杜松字太清受總

督王象乾字子廉濟南新城人指潛搗黃台吉帳以牽薊寇乃從甯遠中左所夜馳恭圖營掩殺百餘人以大捷聞兵

備副使馬拯謂彼無故被剿必復仇事且叵測至是果以五千人攻大勝堡執守將耿尙仁支解之殺掠幾

盡復深入小凌河注見前二十二里官軍禦之大敗時杜松駐大凌河在錦縣東源出喀喇沁威蘇圖山下流至鮎魚塘入海不敢救還

劫即遣人固守其家迫之使去國中全無國憲朝廷亦若罔聞知何成何世甫耶

李三才本一賂遺結納之人矯飾沽名其心豈誠傾折東林者特深窺一時清流惡習因借蘇素小廉交歡請社以圖內可把持朝局外堪標榜士林耳若高顯諸人用理學之名倡盟壇玷甚至輔臣臺諫莫不罕頌公行况如李三

輔忠人効其貪僞橫御史徐兆魁人喬應甲人猗氏給事中王紹徽人咸寧等十餘人繼之胡忻人壽州曹

于汴字自梁人等交章論救朝端聚訟數月未已顧憲成方講學東林貽書葉向高孫丕揚盛稱三才廉直

與憲成深相結會請增大僚選科道錄遺佚因言諸臣祇以議論意見一偏當途遂永棄不收要之于陛下無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錮諸臣復假忤主之名以文己過負國負君罪莫大此意為憲成發也三才用財如流水當宴憲成止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昨偶乏即饗鑒今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綺靡御史吳亮武進人素善三才以憲成書附傳

邸報中由是議者益譁三才力請罷去疏至十五上不得命遂自引歸帝亦不罪也三才才大而好用機權者慮其復用御史劉光復劾其盜皇木營建私第至二十二萬又侵奪官廠為園囿且言與于玉立孫執相權意所欲用銓部輒為推舉給事中劉文炳御史李徵儀等亦相繼論劾三才憤甚請諸臣會劾乃詔徵儀偕給事中吳亮嗣往未幾光復坐事下獄三才請釋之而復力為東林辨自言東林者顧憲成講學之所從之遊者如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范岳元聲薛敷教等並束身厲名行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成陷穿如鄒元標趙南星等破以此名即力阻其進所朝上而夕下者惟中繼借諸人耳人才邪正實國祚攸關疏入衆益恨之亮嗣既往勘久之無所得第如光復言還報遂落三才職為民方三才之罷政之者邵輔忠徐兆魁

喬應甲等後皆附魏忠賢名麗逆案而推轂三才若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輩皆表表為時名臣故世以三才為賢劉光復青陽人于玉立字中甫金壇人劉文炳賓晉人李徵儀廣德州人吳亮嗣廣濟人姜士昌字仲文丹陽人安范希字小范無錫人史繼偕晉江人

三月大計京官祭酒湯賓尹字嘉賓宣城人等降黜有差時廷臣黨勢日盛賓尹與諭德顧天埏各收召朋徒干預

時政謂之宣崑黨皆以賓尹天埏所居縣目之也而冒路又有齊楚浙三黨自帝倦勤內外章奏悉留中不

明神宗皇帝

七

發惟言路一攻則其人自去以

才久以神
略推重封
壺未始不
欲藉其聲
勢資為舉
援此真當
日彼此託
契之由非
庸論所能
推見至隱
者卒之弊
深禍亟焦
為期蓋
緣士氣日
乖則人心
日替而國
運亦日衰
可知勢會
所趨即諸
黨人亦難
自主可勝
歎哉

宜豈齊楚
結黨紛紜
日以攻擊
異同為事
甚至京察
與典亦任
其便就起

故臺諫之勢
齊則元詩教人
周永春金鄉人 韓淩清川人 張延登鄒平人 為之魁而燕人趙興邦高邑人 輩附之楚

則官應震貴岡人 吳亮祠田生金人 為之魁而蜀人田一甲忠州人 徐紹吉保靈人 輩附之浙則姚宗文嘉善人 劉

廷元平湖為之魁 而商周祚會稽人 毛一鷲遷安人 過庭訓平湖人 等附之與賓尹天垓聲勢相倚並以攻東林排

異己為事創大東小東之說目東宮為大東東林為小東一人稍異輒輒 是年當大計京官惡東林者設詞

以惑吏部尚書孫丕揚令發單咨是非將陰為鈎黨計侍郎王圖字則之 人急言于丕揚止之羣小大恨圖先

典庚戌會試賓尹以庶子為分校官嘗越房取其私人體敬字求仲 歸安人為第一敬受業賓尹及會試敬卷為他

互換閱卷凡十八人知貢舉侍郎吳道南字會甫 崇仁人欲効之未果至是賓尹已為祭酒而圖方掌翰林院祭酒

京察例由掌院注考賓尹恐被察屬圖鄉人王紹徽為之請圖峻拒之又御史金明時德清人 居官不職戶見

斥會有為浙江巡按鄭繼芳偽書抵紹徽者書有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灤州兄弟又言秦

國富平即不揚也國時巡撫保定圖為侍郎與不揚俱秦人故曰秦脉蓋小明時疑書出選授御史徐繼芳

人設為挑激語以害繼芳輩而其書乃達之不揚不揚不為意明時廉得之明時疑書出選授御史徐繼芳

晉江等時侯命 乃先上疏力攻圖并詆繼芳因及偽書事圖與繼芳皆疏辨朝端闕然及注考丕揚與侍郎

蕭雲舉廣西宜化人 副都御史許宏綱東陽人 領其事考功郎王宗賢清源人 都給事中曹于汴御史湯北京字伯閣

喬允升佐之北京謂明時倡言要挾逃察丕揚特疏劾之旨下議罪而明時辨疏復犯御諱帝怒視其職其

黨大譁謂明時未嘗要挾北京祇以劾圖一疏為圖報復于是主事秦聚奎漢陽人 力攻丕揚等結黨欺君丕

此其面言

臣即開而

引去自昔

門戶之患

未有甚于

是時者納

由神宗賦

習宴安章

奏悉置之

不問遂使

勢益熾

國脉寢傷

明祚之旋

即傾覆其

故雖非一

揚因發聚奎前為知縣時貪虐狀劾罷之而賓尹天塲御史劉國縉及前給事中鍾兆斗陳治則人宋一

韓姚文蔚御史康丕揚徐大化人會稽主事鄭振先人武進張嘉言人湘潭等咸被察又以年例出紹徽及其同官

喬應甲于外時察疏未下黨人咸謂丕揚果以偽書故斥紹徽國縉且二人曾攻李三才王元翰故為修隙

為金明時訟冤顧棄向高調護至五月由是諸失意者相繼攻丕揚及國至秋國遂引去明年二月丕揚亦

拜疏歸初嘉隆以前士大夫廉恥自重以掛察典為終身之玷及帝之世閣臣有所徇庇間留一二以撓部

夏六月大水南北兩畿及湖廣皆大水諸大吏請罷權稅以甦民命不省

秋九月戶部尚書趙世卿上疏去位世卿饒心計在戶部酌劑贏縮重國賴焉福王成婚及公主下嫁凡額

外宣索世卿俱力爭楚王與宗人相訐世卿嘗官楚府長史曾王非偽與沈一貫合遂為廷臣所惡論劾相

繼世卿上疏乞罷出城候命踰年不報乃乘柴車去

壬子四十年夏五月甲午朔日食

秋八月以刑部尚書趙煥字文光兼吏部尚書時帝怠荒益甚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曹署多空內閣

止葉向高杜門已久六卿惟煥一人又兼督兵部至是改署吏部兵部皆李化龍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

除侍郎戶工禮三部止各一人者察院自溫純罷去八年無正官六科止數人十三道皆以一人領數職在

外巡撫十餘年不得代督撫監司亦屢闕不補郡守缺什之五六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

明神宗皇帝

所用吳道南職在知舉見開既確輒復自寢彈章皆顯戮之不乃以門戶容稍稽考依違罪名莫正僅籍一時察典薄罰去宮厥後賓尹居鄉肆橫強奪士妻更恃熊廷弼為之袒護雖有刑養壽殺人婦人亦不過調停了事朝耶爾尙可問

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給牒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與哀訴煥累疏乞除補始除侍郎四人既而考察命下補科道六十餘人時稱盛事云

九月李廷機罷廷機性廉潔然頗刻深不諳大體其在禮部楚宗人華越以奏許楚王既獲奪爵錮高增廷機援重訓謀害親王例議置之死官路勢張政府暨銓曹

翰論之廷機希旨路意中雲翰察典初入閣廷臣爭論之廷機累疏乞休不允杜門不出待命踰年乃屏

居荒廟人跡都絕言者徇攻之不已至是疏已百二十餘上不得命竟歸廷機繫閣籍六年秉政止九月無大過官路以其與申賄行沈一貫

密相比故交章逐之輔臣以瞻既受辱屏棄積年而後去前此未有也歸四年卒贈少保諡文節

癸丑四十年春三月加淮揚田賦時江上有倭警需餉急鳳陽巡撫陳薦祁陽人請加派銀十五萬兩有奇從

之

夏六月詔布色圖襲封順義王三十五年順義王徹哩克死孫布色圖應嗣求婚于忠順夫人忠順拒之其

所部薩納台吉舊作素囊台吉及烏嚕台吉舊作五路台吉今並改等各不相下封號久未定至是布色圖始婚于忠順東西

諸部長皆具狀為請封忠順夫人旋卒詔封布色圖為順義王然勢益衰不復能力制諸部矣時布色圖所制止山大二

鎮外十二部其部長烏嚕台吉薩納額蘇台吉等兵力皆與順義埒朝廷因宣大總督涂宗瀾言各與恩賞如例涂宗瀾南昌人額蘇台吉舊作兀慎台吉今改

秋七月兵部尙書孫瑋字純玉河南人瑋素負時望以兵部尙書兼掌都察院左都御史事方欲振肅風紀而是

時朋黨勢成言路大橫會御史孫居相給事中孫振基字肖周道關衛人再發湯賓尹科場事賓尹以考察職官錄敝亦稱疾去事三年